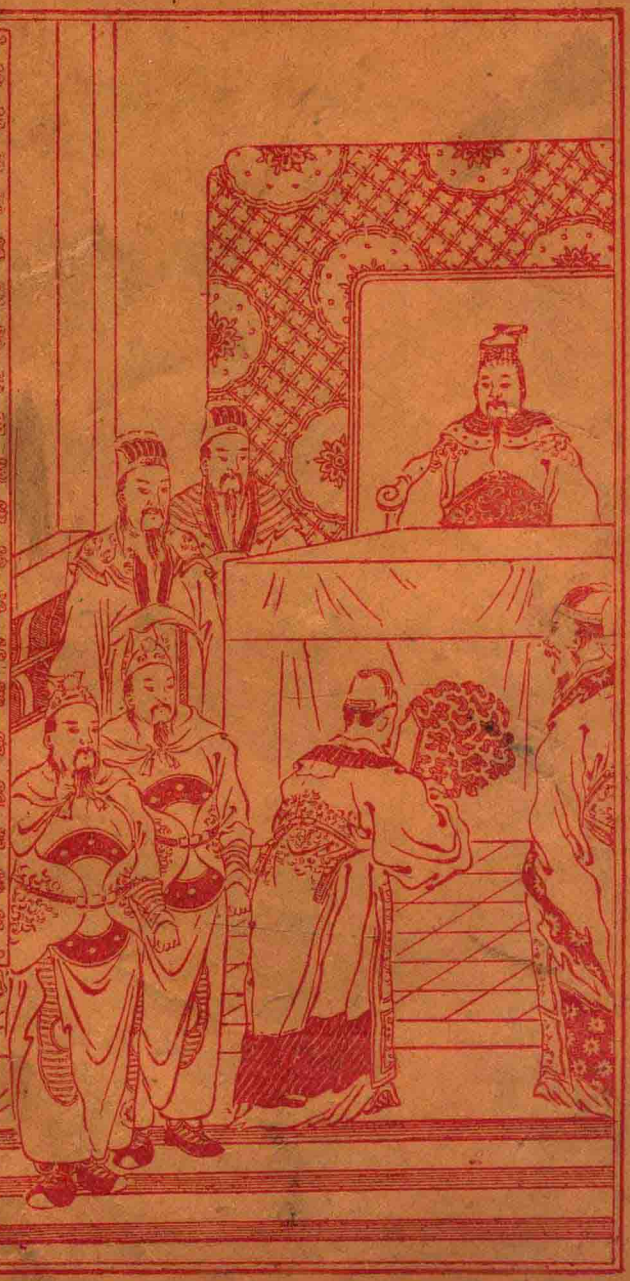
銅版

四書集註

上海廣益書局印行

上論



乙卯年孟冬月

校正

上論集註

學而至鄉黨

上海廣益書局發行
文華書局印刷

數音朔下重平聲復扶又反齊側皆反長上聲悖音佩復扶又反治平聲

論語卷之一

朱熹集註

學而第一

此篇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說音悅○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鞠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效其所行之謂習之所學者人事也而習之則學者在我故說雖已曰時習者然時而習也如孟子坐時習也如孟子立時習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樂音洛○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慍紆問反○慍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程子曰雖樂於人之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患諸己而不患人之不己知者也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弟去聲鮮上聲下同○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為悖逆事端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與平聲○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與有疑辭謙退不敢斷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而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宜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末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復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說為仁以孝弟為本論語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者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巧好也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詞不迫切寡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省悉井反為去聲傳平聲○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焉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道乘去聲○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節謂度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所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敬事而信必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修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

復芳服反　又音伏　行去聲　德行去聲　為去聲　好去聲　同下聲　易去聲　長上聲　樂音洛　易去聲　同下聲　行去聲

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朝氏曰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愚謂五者迭相因各有次第謂者宜細推之○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愛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也文謂詩書禮樂之文○程子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之非為己之學也范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洙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益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號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而致猶未也交致其身猶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未知焉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加此乎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務文採皆在於務本矣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主忠信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以忠信為主無以勝己者勝之然或者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善道故過勿憚改終焉○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之與平聲下同○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溫和厚也良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語語辭也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不為規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溫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當潛心而勿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參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乘其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耶○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行去聲○父在未得自專而志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

從七容反復扶又反　中去聲行去聲勝平聲　諂音產　復扶又反造七到反　鶩音務

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其氏曰如其道雖終貫無改可也知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耶○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履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說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貴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固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好去聲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及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仁義而老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好去聲○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富人溺於貧富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一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禮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貧賤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詩大雅淇奧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蓋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遽自足故引是詩以明之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之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磨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施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焉○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君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為政第二凡二十四章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處上聲 胴古螢反 治去聲 遠去聲 探去聲 平聲 中去聲 下聲 同去聲 為去聲 塋余定反 累魯水反 放上聲 佩音背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共音拱亦作拱。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極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舉猶益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可言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懲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毒蔽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導同。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謂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忘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禮謂制度節文也格至也言能行以善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深厚純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過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蓋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也○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三十而立。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四十而不惑。於事物之所當然者無所疑惑之謂也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久不足言矣。六十而耳順。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如字。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斯道也不惑則無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之益精而後也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貫不存焉理明盡之後則其日履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發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即體即達用即義聲為德而身為度矣又曰聖人言如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塗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迹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明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說也復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此○孟懿子問孝。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孔子弟子名須魯人孔子御車也曰謂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遠而不能問忘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故答樊遲以發之。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實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深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以為庶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誠心雖無物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懿子之名名言父母家子之

為去聲語音御渾上聲分為並去聲彘音滯畜許六反為去聲背音佩難去聲處上聲悉省反洛重平音聲夫音扶舍上聲幾平聲并樂音

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此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舊說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為憂可謂孝亦通○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養去聲別彼列反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何異其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是矣狎恩情變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忘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之也○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食音嗣○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具也曾猶言豈也蓋為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為孝必能順親於顏色之間乃為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程子曰食與人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不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看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之時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瞭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子曰視其所以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瞭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子曰視其所以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觀其所由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未善猶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為者也察其所安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未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不變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廋所留反廋匿也言無所匿其情也○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意之所在有間故學記謂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子曰君子不器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大體無馬於虔度所留反○馬何也虔匿也言無所匿其情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意之所在有間故學記謂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子曰君子不器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大體無不周故欲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材一藝而已○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患非言之難而行之難故告之以此○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比必二○周普徧也比偏黨也蓋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患學之差且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不求精之意曰而無學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缺其一非學也○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范氏曰攻專治也攻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聞則幾然入於其中矣○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女音汝○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焉○子張學干祿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

遠去聲駭音浸去好去聲強上聲奉符反去聲倉故反去聲惡去聲樂音為之去欲為去聲音要去聲尼乘去聲玉去聲識楚反去聲

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寡之行去聲○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違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者也言此以教子張之干而進之也○程子曰修辭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聞闕則無此間矣或疑口談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哀公魯君名�凡官問皆稱孔子對曰者言君之問錯置也諸猶之也程子曰舉錯行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賊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貫窮理也○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死謚曰康敬於己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勸張敬大反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惟孝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孝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以為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為政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輗五兮反軏音月○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輗轅端橫木縛軛之鞥牛駕小車謂車兵車乘車車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三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陸氏曰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孔子張問者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盡其所損益不過文質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有復世識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祭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也之常理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蓋之損之與時宜也而所因者不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見義不為無勇也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論語卷之二

八佾第三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論平聲說○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音逸○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忍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四故兩之間不可以忍○孔子至於庭數僭也孔子為此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忘不忍故也而聖人忍此矣則雖試之與魯亦所憚而不為當○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微頁則反劉去聲○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收其組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亦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哉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豈臣子之分所當為哉蓋聖人制天子禮樂故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亦將如之何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也○林放問禮之本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故以問子曰大哉問禮樂不為人之用也○程子曰禮之本一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文而不足可貴得中者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為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則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者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意也奢易而不若慢而不文之意也儉者物之節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于尊而不飲為之盥而不薦盥而不薦則已飽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很情而直行為之祝厭而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無事於此耳○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文言汝與平聲山名在魯也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為季氏宰故謂救其僭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祭本知其無益而自恕之辭林放以魯人有知禮者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其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享是亦教誨之道也○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飲去聲○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耦以俟衆耦皆降階有勝者升就階立飲以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事焉其爭也雅容揖讓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倩七練反盼普莧反絢呼縣反○此逸詩也倩口輔之美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繪之飾子曰繪事後素繪謂畫也素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加文飾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音逸○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忍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四故兩之間不可以忍○孔子至於庭數僭也孔子為此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忘不忍故也而聖人忍此矣則雖試之與魯亦所憚而不為當○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微頁則反劉去聲○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收其組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亦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哉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豈臣子之分所當為哉蓋聖人制天子禮樂故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亦將如之何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也○林放問禮之本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故以問子曰大哉問禮樂不為人之用也○程子曰禮之本一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文而不足可貴得中者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為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則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者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意也奢易而不若慢而不文之意也儉者物之節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于尊而不飲為之盥而不薦盥而不薦則已飽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無事於此耳○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文言汝與平聲山名在魯也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為季氏宰故謂救其僭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祭本知其無益而自恕之辭林放以魯人有知禮者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其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享是亦教誨之道也○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飲去聲○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耦以俟衆耦皆降階有勝者升就階立飲以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事焉其爭也雅容揖讓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倩七練反盼普莧反絢呼縣反○此逸詩也倩口輔之美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繪之飾子曰繪事後素繪謂畫也素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加文飾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

聲分去聲為去聲枚去聲治平聲怛音達夫音扶汙音哇抔音杯別音袁簠音斧簠音癸墨音雪音崔長上聲分去聲曾音層誣音無辭音至畫俗作畫非

矣禮必以忠信為其物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發之意蓋謝氏以子貢因論學而悲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皆能自興起者故以不能起發之人可以學禮勉之而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其志矣非得聖人之言者之能之乎而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大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杞夏之後微不足徵故無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者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與○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大祫反○趙氏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號又托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國不足取以證吾言與○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大祫反○趙氏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號又托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祀待禘於周公之廟以天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祼之始用鬱鬯酒灌地以降神也魯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致猶可觀自此以後則遂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胡氏曰夫子嘗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故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故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故

和去聲夫音扶長聲上鬱迂反勿屯尤反兜懈居反謙苦上與去聲去聲齊側皆反監吉反下同下去聲西音鵲音谷中去聲又反復扶又反強而

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愛惜也不貢蓋惜其無實而虛費於禮雖然存猶可以識之而可復焉者倘幸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往之大者魯不視朔久矣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實固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魯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為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為諂者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音洛。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不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孔子弟子名予字子我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戰栗於社故附會其說與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故為此說以責之使其自知過而無此失與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修身至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末源委及者遠是謂大器為能所謂大器猶矩矩之為器也矩矩之器小者可以為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與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修身至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末源委及者遠是謂大器為能所謂大器猶矩矩之為器也矩矩之器小者可以為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與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修身至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末源委及者遠是謂之功而小其器器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譎為功而不知為之節則不悟其小宜矣○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去聲大音。從音縱。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魯禮樂崩壞樂工各散四方故告之以樂之大指如此翕盛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矣故其始翕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純如然豈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之強上聲識音志雕七余反與余音相去聲量去聲見形甸反屏音丙下同復扶又反下同治去聲好去聲上上聲

自富而商自商而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鐸如也以成○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請見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去聲○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昔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死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於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也○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解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純以揖讓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而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愧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蓋桀紂虐政其後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上聲焉於虔反知去聲○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得為知矣○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樂音洛知去聲○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惟深達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者○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行而自不違非有所理而自不昧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謂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焉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可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皆去聲○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聲○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也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惡平聲○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貧富其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七到反沛音貝○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安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

上聲繫如字又計音一作係同離去聲舍聲上聲下同分去聲易下去聲同椒絹俞反復扶反又去傳聲平聲趣呼荒反故下同渾上聲當去聲於音

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好惡皆當其○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難得而見之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言好仁者惡不仁者雖不可必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人之為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以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蓋疑辭有之謂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有強弱亦容或有此但弱而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復而歎息之也○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寬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張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能如此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適丁歷反比必二反○適專主也春秋傳曰春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老佛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不得罪於聖人必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何所倚哉○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懷惠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善惡惡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上聲○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氏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而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為國乎○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食反唯上聲○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音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學問思辨篤行之事皆由此出而無待於推知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勸以天爾又曰維天之

爲

復又扶反 植他反 達悉省反 并則本反 即見作坊 賢適反 復福音反 行去聲 爲去聲 易去聲

之妻如字 擥呂反 緣音 紹音 治

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各適一以貫之唯曾子爲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之學之達之義○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惟其深曉是以爲好楊氏曰君子有各生而取義義以利之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貪各生而取義義其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故曰小人反矣○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省悉井反○思齊者慕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惡己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美人而甘自無采徒責人而忘自責矣○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意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疏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矣○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復出而遠其半也○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以致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爲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鮮上聲○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君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去聲○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子曰德不孤必有鄰鄰猶親也德不孤安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色角反○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道交責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論語卷之三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爲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絏息列反○公冶長孔子弟子妻爲之妻也縲黑索也絏牽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之爲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當困於縲絏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縚又名适字子容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

長音掌　簠音甫　簋音鬼　瘋音風　治音持　度落反　待音代　傳去聲　春秋者　凡言後　儒同　語音御

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況嫁女必量其家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唯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其不為況聖人乎

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馬於虔反○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敬取友以成其德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無所取以成此德也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長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器者有用之成材者曰瑚璉周禮曰夏后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蓋因其所尚而為器以致用焉夏后氏之器尚質而殷周之器皆有文飾也夏后氏之器尚質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雍孔子弟子姓冉名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夫子抑之蓋恐其傷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焉於虔反○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辯也憎惡也言何用佞者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辯而無情實使人所憎惡雖我雍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並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音悅○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魯人信謂自知其知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未自得不害其為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音浮從好去聲與乘桴與裁同古字借用○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歎陽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之皆假說之言耳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己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仁或否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乘去聲○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秋傳所謂慎守社稷保民之主者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朝音潮○束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汝下同愈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悅告往知來是其驗與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與許也○胡氏曰子貢多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

重平聲　行音幸　復扶又反　強上聲　圉音語　而要去聲　嫌大計反　焙渠吉反　僞音

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朽許久反杇音汚雕平聲下同○晝寢謂當晝而寢杇腐也雕刻畫也杇鏝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誅責也言之責乃所以深責之○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行有餘○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警而復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復是安安之氣惰惰荒穢而慨動動不忽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疑此而益疑學者特因此而立教以警學者特因此而立教以警學者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焉於反○剛堅強不屈之意慾所雖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棖子性者慾者多貪夫子之未見也棖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緣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慾爾○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子貢意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怨也怨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慾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辭此所以為仁恕之別○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自見乎外固學者所聞知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多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聞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善之者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好去聲○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衍謚為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姊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卒而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姞其為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夫子非經天緯地之文也○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子產鄭大夫公孫僑字子產鄭穆公之孫子國之子成公時為卿執政十餘年鄭國賴之以治國人愛之如父母死之日婦人無帶丈夫解佩而市童謠曰誰殺子產不郊不社誰為政者不封不殖誰殺子產龍淵之水可以浴我子產死誰為政者溺我溺人者子產乎○吳氏曰數其事而言蓋一人一事皆是也○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晏平仲齊大夫名嬰謚平仲人交久則敬義久而能敬所以為善○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梲章悅反知去聲○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僖居蔡藏龜之蔡大龜也節刻畫山於栭畫藻於梲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

喬克反兄反上下知去聲同音　格各反城數聲同音　奴反口於反音蒐烏音徒去　棋拱穀音　刪音直反去當聲下行同聲去升去聲　衍呂反去聲　復扶反又沈俗反沈作

四○張子曰古者漁獵之法禽獸之室祀之居皆有節國無不知宜矣○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知如字焉於虔反○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其為人四善隱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子張疑其仁猶其忠而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不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乘去聲○崔子齊大夫名杼崔武仕於齊見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高遠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者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出於義理之公而無私心也子張論仁體而忘於當難處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未知其仁後倣此則皆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所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多事之大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能歲而復去於齊則其不仁亦可見矣○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三去聲○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實而未道要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歸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則為善者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多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子廉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暴虐大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多故夫子譏之乎愚按季文子廉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暴虐大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多故夫子譏之乎○